

<<大河尽头 下卷：山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大河尽头 下卷：山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208105058

10位ISBN编号：7208105057

出版时间：2012-3

出版时间：上海人民出版社

作者：李永平

页数：394

字数：250000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大河尽头 下卷：山>>

前言

序论 婆罗洲的“魔山” 王德威 《大河尽头》上下两卷《溯流》和《山》合璧出版，是新世纪华语文学第一个十年的大事。

我们很久没有看到像《大河尽头》这样好看又耐看的小说了。

好看，因为李永平沿袭传统说故事的技艺，让读者忍不住想知道下回如何分解，而他笔下的大河冒险如此绘影形声，更饶有古典写实主义的风格。

耐看，因为李永平不甘于讲述一个传统的少年启蒙故事而已。

他对文字意象的刻意雕琢，对记忆和欲望的上下求索，又颠覆了写实主义的反映论，让写作本身成为一场最华丽的探险。

《大河尽头》的故事发生在一九六二年盛夏的婆罗洲。

上卷《溯流》里，十五岁的少年永被父亲送到西婆罗洲克莉丝汀娜？

房龙小姐的橡胶园农庄作客；房龙小姐是荷兰殖民者的后裔，和永的父亲关系暧昧。

在房龙“姑妈”的安排下，永加入了一群白人组成的大河探险团。

他们打算溯婆罗洲第一大河卡布雅斯河而上，闯入峇都帝坂圣山。

探险队选在中国农历鬼月出发。

沉郁神秘的雨林，黄流滚滚的河水，颓靡诡异的城镇，如魅如魑的邂逅，诱惑也拒斥着他们。

小说高潮，探险队来到大河最后一个城镇——新唐。

克莉丝汀娜陪着永追踪一个神秘姑娘，鬼使神差，绕到二次大战期间她被迫成为慰安妇的所在。

她顿时崩溃。

姑侄两人连夜逃出新唐，这天恰好是农历的七月初七。

《大河尽头》的下卷《山》就由此开始。

永和克莉丝汀娜甩开了探险队其他成员，展开了另一段旅程。

他们来到世外桃源般的肯雅族村庄，浪？

阿尔卡迪亚，之后又在普劳？

普劳村歇脚。

在航向圣山的过程中，他们有不可思议的奇遇，也见识到自然狂暴的力量。

他们到达山脚的“血湖”，传说中幽冥交界的地方，进入登由？

拉鹿秘境，那里的奇观才真让人瞠目结舌。

七月十五月圆之夜，永和克莉丝汀娜登上了圣山，然后……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《大河尽头》上下卷在格局上的对应。

《溯流》写船上与岸上的接触，充满人与事的喧哗。

卡布雅斯河中下游的三座城镇——坤甸、桑高、新唐——各自散发艳异堕落的风情，极尽挑逗眩惑之能事。

探险队员还没有深入雨林，已经陷入其中而不能自拔。

这些喧哗到了《山》陡然散去，大河成了真正主角。

幽黯的河，敞开的河。

卡布雅斯大河承诺了蓬勃狂野的生机，也蕴积了摧枯拉朽的能量。

沿河而上，永看到灿烂的草木鸟兽，奇特的族群聚落，甚至记起当年巧遇的扛着粉红色梳妆台回乡的猎人。

暴雨之后，河水冲刷下种种东西：野兽的尸体，成串的髑髅，坟场的棺材，祭奠的神猪，家族相簿，席梦思床，甚至一座可疑的“水上后宫”。

而在夜半时分，千百艘无人乘坐的长舟幽幽溯流而上，那是生灵和幽魂回家的队伍。

与此同时，这对异国姑侄间的情愫愈加暧昧。

每当永和克莉丝汀娜靠岸的时候，往事如影随形般的搅扰他们。

永在浪？

阿尔卡迪亚村落中遇到十二岁的女孩马利亚？

<<大河尽头 下卷：山>>

安娘。

马利亚怀抱着芭比娃娃，看来清秀可掬，她却告诉永一个骇人听闻的秘密：她已经怀孕，播种的不是别人，就是雨林中最受敬爱的老神父峇爸？

皮德罗。

马利亚的遭遇让我们想起《溯流》中的小可怜伊曼，还有那个从民答那娥漂流而来的女孩，她们都是（殖民的？

男性的？

）肉欲洪流中的牺牲。

另一方面，在暴雨中，普劳？

普劳村的日式旅店里，永像是魔咒附身，几乎强暴了中年的日本女侍。

这一色欲场面充满政治隐喻，最终驱使永面对克莉丝汀娜。

当后者裸裎以对，展露下腹子宫被切除的疤痕时，两人纠缠的关系到了摊牌阶段。

只有回到河上，才能洗涤这些伤痛和羞辱吧。

或又不然？

滔滔的河水激起欲望更炽烈的漩涡，将一切带向不可言说的高潮——或深渊。

时间逐渐逼进七月十五月圆之夜，这是克莉丝汀娜承诺永的朝山之日。

大河尽头，就是他们俩的前世与今生，欲望与禁忌，缘与孽交会点。

李永平的欲望叙事莫此为甚。

四十多年来他的写作创造出许多令人难忘的女性人物，像是《拉子妇》的土著母亲、《围城的母亲》的母亲、《吉陵春秋》里的少妇长笙、《海东青》里的小女孩朱鸢，还有《望乡》里的妓女等。

从女孩到妇人、从母亲到妓女，李永平的女性辐射出复杂的情欲形象，也是他创作最重要的动力。

《大河尽头》里的克莉丝汀娜将这些形象又作了逆转。

她是个殖民者的女儿，也是被殖民者的情妇；是风情万种的尤物，也是生不出孩子的母亲；是被侮辱和损害的女性，也是“观音菩萨、妈祖娘娘或圣母马利亚”。

是在和这样一个女人的周旋过程里，永从一个少年变成一个男子——更重要的，一个作家。

李永平耽溺在相互纠缠的文字和欲望中，只能以色授魂与来形容。

曲折深邃的河道充满女性阴翳的隐喻；航入大河深处的达雅克人独木舟甚至毫不避讳的以阳具为名。

克莉丝汀娜和永一路眉目传情，难以自持。

但最难的一关是伦理的防线。

尽管克莉丝汀娜对情夫的儿子无所顾忌，永却在夜半溯河的船队中仿佛看到母亲的身影。

然而李永平的笔锋一转，又告诉我们永是个生不逢时的早产儿，以致情到浓处的荷兰姑妈声言她是她“前世的儿子”，要把他再“生出来”。

永也似乎乐得重新回到生命的源头再来一次。

这样的回旋曲折的关系固然干犯世俗礼法，但我们的主角既然已经来到莽林深处，大河尽头，一切的顾忌似乎都有了了解的可能。

“生命的源头，永，不就是一堆石头，交媾和死亡。

”探险家安德鲁？

辛蒲森爵士对永的忠告似乎言犹在耳。

但永和他的克莉丝汀娜姑妈却要以他们丰饶的爱欲来证明，生命的源头除了矿物质般的冥顽，或生物性的交媾和死亡的轮回外，还有一些别的。

这些“别的”无以名之，只能说是精诚所至的创造力。

或从李永平书写的角度看，就是创作力。

起死回生，化不可能为可能，古老的创始神话离我们远矣，只有文字创作差堪比拟。

书写是迟来的、铭刻生命记忆的仪式，也是肇生想像世界一次又一次的尝试。

让无从捉摸的一切有了“着墨”的可能吧，让顽石点头，展开它的“石头记”吧。

<<大河尽头 下卷：山>>

永因为大河之旅而情窦初开，也滋生了不能自己的叙事欲望。

这才是克莉丝汀娜姑妈，那流徙婆罗洲的荷兰女孩 / 女人 / 母亲 / 圣母，对永最珍贵也最危险的馈赠。

在这个层次上，《大河尽头》不再是传统写实主义小说。

它是李永平个人创作的终极寓言。

他所汹涌的大河是一条想像奔流的长河，是“月光河”，是“银河”；浮沉在河里的可以是千万物种，也可能是千万繁星，更可能是千万方块字。

我们于是来到《山》的高潮。

峇都帝坂虽然是圣山，其实却是顽石遍地的不毛之地，然而在永的眼中——和李永平的笔下——却投射出完全不同的景象。

七月十三日月圆前夕，永和克莉丝汀娜来到卡布雅斯河的源头，大河尽头矗立的“山巅反射出的最后一道霞光——那沿着巉岩嶙峋的山壁，花雨般淅沥而下的蕊蕊落红——静悄悄洒在少年头顶上，化成一条巨大的、弥漫着浓浓橄榄油香的粉红纱笼，将他整个人，密密匝匝地、有如母亲怀抱般地，从头到脚包裹起来”。

这只是开始。

随行的老向导在告别前，又讲述了山脚五个供往生者居住的大湖：善终的在阿波拉甘湖，征战阵亡的、死于难产的漂向巴望达哈或血水之湖，溺水而亡的进入巴里玛迭伊湖，自杀者的幽灵被禁锢在巴望

玛迭伊木翁湖，而夭折的婴灵聚居在登由？

拉鹿湖。

这些湖泊神秘莫测，却让永悠然神往。

他期望到血水之湖寻找民答那娥来的孤女，但他更被登由？

拉鹿湖畔的小儿国吸引。

那里一汪湖水清碧，成千上百的孩童，三四岁到八九岁，全都光着屁股：精赤条条，啸聚在这午夜时分一穹窿墨蓝天空下，好似满湖嬉戏的小水妖，蹦蹦跳跳噉噉喳喳，鼓噪着，互相追逐打闹泼水，以各种各样天真浪漫的方式和动作，率性地，无拘无束地，戏耍在婆罗洲心脏深山里，一座天池也似，荡漾在明月下，梦境般，闪烁着蕊蕊星光和波光的原始礁湖中。

（月圆前夕，登由？

拉鹿秘境）经过了十天惊心动魄的航行，看过了那么多人欲横流的场面，我们随着永到了仙境也似的小儿国，霎那间时间归零，童真弥漫，说不尽的天然风景。

这，我以为是李永平全书抒情想像的核心。

然而我们知道登由？

拉鹿湖是婴灵的故乡，那些天真烂漫的儿童都是因为种种原因而早夭的亡魂。

接引永的正是那个十二岁就被神父强暴，怀孕投水的马利亚？

安娘。

月光下的登由？

拉鹿秘境如此欢乐，却有一股说不出的伤恸萦绕其间。

李永平这样的生命基调我们是熟悉的。

他九十年代的两部大书《海东青》、《朱鹮漫游仙境》写的都是小女孩长大前堕落的必然，摧折的必然。

由此我们看到李永平叙事美学的二律悖反。

如前所论，书写或——再创造——是一种弥补缺憾，救赎创伤的象征行动。

但书写既然总是已经迟来的“诗学正义”，是始原（生命、爱情、想像）被伤害以后的救济措施，我们是不是能说，书写总是只写出书写的不得已，重新开始的不可能？

李永平叙事的长河一方面指向意义的源头，也同时指向意义的尽头。

如此《山》的结尾就更充满暧昧的歧义。

我们要问，当少年永走向他的姑妈的那一刻，这是他生命故事的缘起，还是溃散的开始？

<<大河尽头 下卷：山>>

我以为多年来李永平的写作就在这二律悖反的叙事美学间展开，而以《大河尽头》为最。写作原来只是因文设事，但写作所形成的文字诱惑竟使作家魂牵梦萦，不能自己。

《吉陵春秋》的吉陵、《海东青》的海东或是《大河尽头》的卡布雅斯河其实都只权充他的背景，与文字妖精打架才是他心向往之的目标。

李永平风格上的缠绵繁复因此有了欲念上不得不然的因素。

我们也不能忽略《大河尽头》叙事结构上的安排。

这本小说是自谓老浪子的作者（叙事者）李永平说给朱鹁听的故事。

朱鹁何许人也？

《海东青》、《朱鹁漫游仙境》里那个七八岁就懂得离家在海东市红灯区？

？

迟的小妖精。

在李永平的呵护下，朱鹁漫游她的仙境/陷阱以后，总也不长大了；她是日后李永平所有作品的缪斯，或是“宁芙”（Nymph）。

诚如李永平在序言所述，他祈求朱鹁再听一次他的故事，“用你那小母姊般的宽容体恤和冰雪聪明，再替我清涤一场孽业”。

因为朱鹁，老浪子的童年往事有了着落。

这恰好和《大河尽头》里的人物关系形成微妙对应，因为故事里的少年是在中年的荷兰姑妈的启蒙下，展开了他的生命成长之旅。

朱鹁和克莉丝汀娜，海东和婆罗洲，淡水河和卡布雅斯河，叙事结构的循环对应再一次提醒我们李永平来往欲望空间，编织记忆的方法。

诚如李永平的夫子自道，“丫头，台湾，婆罗洲”是他创作的三大执念。

《大河尽头》也许是李永平的原（侨）乡之作，但是台湾————海东————的光影从来没有远离。

在从台北经过宜兰到花莲的火车旅行中，卡布雅斯河的航程一点一滴的浮现；在朱鹁的一颦一笑中，那些南洋小“宁芙”的身世变得无比亲切。

登由？

拉鹿湖的小儿国如果出现了小朱鹁的身影，我们不会觉得惊讶。

李永平不已经暗示，有朝一日，他想写出一本《朱鹁在婆罗洲》么？

一九六二年的那个夏天，英属婆罗洲仍然是殖民地，东南亚的局势混乱，战火一触即发。

一个来自古晋的华裔少年穿着一套不合身的白西装，来到了婆罗洲西部坤甸。

燠热的夏天，没有名目的欲望，奄奄一息的殖民地风情，一切如此懵懂混沌。

哪里想到，一场大河之旅竟开启了少年生命的知识。

而大河归来，恍若隔世，少年后半生的漂流由此开始————他一切的故事也由此开始。

沈从文的话：我老不安定，因为我常常需记起那些过去的事情……有些过去的事情永远咬着我的心，我说出来，你们却以为是个故事。

没有人能够了解一个人生活里被这种上百个故事压住时，他用的是一种如何心情过日子。

1 多少年后，漂泊在台湾的“南洋老浪子”切切要为少年写出一个故事，因为故事里有他自己————还有所有文学的浪子————的心路历程。

也只有叙述的过程里，浪子蓦然回首，为他的？

？

迟找到意义的坐标，并且因此“离去了猥亵转成神奇”。

2 1 沈从文，《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》，《沈从文文集》（广州：花城出版社，一九八二——一九八四）卷四，页四九。

2 同上。

王德威，文学评论家，美国哈佛大学东亚语文系 Edward C. Henderson 讲座教授。

<<大河尽头 下卷：山>>

内容概要

河源，天际，赤道那大日头下，苍莽雨林中，拔地而起，阴森森赤条条耸立着开天辟地时布龙神遗落的一块巨石——原住民达雅克人的冥山禁地“峇都帝坂”；传说，那是生命的源头。

每逢月圆之夜，冥府洞门大开，成群结队、千里迢迢乘舟归来的往生灵魂，悄默声，乘轻舟，溯流而上……

（下册）

在新唐，永知道了克莉丝汀娜曾沦为日寇慰安妇惨遭蹂躏以致无法生育，而那些曾糟蹋她的日本鬼子如今却摇身一变，以怪手电锯卷土重来大肆破坏婆罗洲母亲碧绿的子宫——雨林；两人之间隐隐母子情愫暗生，一路上被白人老神父哄骗失身、挺着大肚子的婆罗洲少女又如影随形，舍舟上岸的旅程变得愈发诡谲，山洪暴发后的婆罗洲，永远不知道会冲刷出什么东西来……

最后——月圆之夜，登临“峇都帝坂”。

<<大河尽头 下卷：山>>

作者简介

李永平

1947年生于英属婆罗洲沙捞越邦古晋市。

台湾大学外文系毕业后，留系担任助教，并任《中外文学》杂志执行编辑。

后赴美深造，获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比较文学硕士、圣路易华盛顿大学比较文学博士。

曾先后任教台湾中山大学、东吴大学、东华大学。

著有《婆罗洲之子》《拉子妇》《吉陵春秋》《海东青：台北的一则寓言》《朱鹁漫游仙境》《雨雪霏霏：婆罗洲童年记事》，并有译作《大河湾》《幽黯国度》《纸牌的秘密》《道德剧》《尽得其妙：如何读西方正典》《布鲁克林的纳善先生》等。

《吉陵春秋》入选“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”，英译本于2003年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。

《大河尽头》上、下卷分别入选2008、2010

《亚洲周刊》十大华文小说，并荣获第三届“红楼梦奖：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奖”决审团奖。

其他作品曾获时报文学推荐奖、联合报小说奖、联合报读书人年度最佳书奖等奖项。

<<大河尽头 下卷：山>>

书籍目录

序论 / 婆罗洲的“魔山”王德威
下卷序 / 问朱鹁：缘是何物？
李永平
七月初八凌晨 逃出红色城市
伊班八月天 泛舟的日子
七月初八 新桃花源记
七月初八黄昏 记一桩缘
七月初八 / 初九 月半圆
七月初九 普劳·普劳村
七月七日七夕 新唐遗事
七月初九正午 变天
八月八日断肠时 少年永迷乱的一天
七月初十晨 大雨后，重新启航
七月初十夜 浪·巴望达哈（血湖）
七月十一 动物与垃圾
七月十一 / 十二子夜 寄泊阴山下
七月十二 航向世界中心
七月十二夜 宁静河
七月十三 激流
月圆前夕 登由·拉鹿秘境
月圆 峇都帝坂
李永平小说写作年表

<<大河尽头 下卷：山>>

章节摘录

天河抄 七月七日七夕，牛郎和织女，苦命的夫妻俩，一年一度鹊桥相会的大日子哪。我姑妈克丝婷盛妆打扮，带领我，穿梭在婆罗洲内陆丛林一座红色迷宫城市，四处寻找一个陌生、不知名、惊鸿一瞥、我只在坤甸码头匆匆打过照面的普南族黑辫子姑娘。一弧迷濛水月下，姑侄俩半夜走出旅馆，冒着漫城猩红飞沙，好似一双夜游情侣，手牵手，蹑手蹑脚探头探脑，行走在新唐镇小红町上一窟窟灯火妖媚、人头飘忽的盘丝洞间。就这样一整晚寻寻觅觅只顾逛荡着，不知怎的神差鬼使，姑妈就回到了她三十八年生命中最害怕、最最不想回去的那个地方。

命啊。

丫头，你也看见了，一来到这个所在（那只是二战皇军营区旁边一排低矮的东洋黑漆木板楼），我那平日飞扬佻达，惯常驾驶一辆天蓝悍马吉普车，狂飙在卡布雅斯河口，纵横于三角洲平野，赤道一轮大日头下只见满肩火红发球子，泼刺泼刺，迎着大河的风不住飞撩的姑妈——坤甸城中人人识得的“房龙农庄的普安”？

克莉丝汀娜——就仿佛受了魔咒似的，霎时变了个人：幽魂样一个孤独无助虾腰驼背的老妇人，半夜凌晨，蹭蹬在空荡荡的城心，耸着一头蓬松红发，满脸风尘，但身上却依旧穿着她那件专为陪伴侄儿逛街，喜孜孜，从行李箱底挖出，特地换上的天蓝地小黄花过膝长裙。

这流落异乡、举目无亲的洋婆子，跣着一双簇新银白两吋半高跟鞋，从荒废的军营中走出来，独自踽踽街上，抬头看见我慌慌急急跑来寻她，眼一红，如见亲人，当街就蹲了下来放悲声只顾掩面痛哭。

她是出身荷兰法兰德斯地方世家大族的克莉丝汀娜？

马利亚？

房龙。

受她的老相识、我父亲之托，带我进入婆罗洲丛林从事一趟她所称的成长之旅。

我膝头一软，也在街心蹲下来了，双手揽住姑妈的肩膀，将她的脸庞藏放在我的胸窝里。

我，来自古晋的“少年永”，她那七八天前在坤甸码头和她勉强相认的支那侄子，就在这一夕之间，变成她的至亲、她在异国惟一的倚靠——变成，暖，此后五百公里航程中她生死与共的旅伴。

所以我就当机立断，片刻也不稽留，决定赶在天色大亮之前，把姑妈带出她心目中的鬼地方，那人鬼杂处、飞沙走石、成群科马子怪兽日夜咆哮出没，鬼门关似的，耸立在卡布雅斯河中游的红色城市，新唐。

丫头，如今就算我想逃避也逃避不了啦！

十五岁，犹未成年的我，神差鬼使地成了房龙小姐身边惟一的男人，她精神上的支柱。

我那晚的处置，准会让我父亲以我为荣。

首先，我把姑妈——我还是叫她的昵名“克丝婷”吧，终究比较习惯和顺口——从马路上搀扶起来，半诱哄半威吓之下终于让她停止哭泣，接着我帮她拂拂身上衣裳，用我两只手，将她那一头乱蓬蓬番鬼婆似的四下箕张的赤红发丝，耐心地、一绺一绺地梳拢好，顺手抹掉她腮上两条泪痕，然后捡起她丢弃在街心的银色小皮包，挂回她肘弯上。

整理停当，我才挽起她的臂膀，揽住她的腰肢，牵扶着她走出黑胡同，头也不回，迎着黎明前最深、最深的夜里满城呼颺颺，漩涡也似卷起的一涛涛风沙，穿过空洞洞的城心，奔过四条阗无人踪，凌晨只见鬼眼样一蕾蕾红霓兀自闪烁兜转，不住招徕过路客的花街，蹬蹬蹬，逃命似的快步走向老城区旧码头。

栈桥下，泊着一排独木舟。

我敲开栈桥头一间铁皮棚屋，叫醒一个伊班老舟子，边苦苦恳求，边从克丝婷的皮包里掏出几张崭新的印度尼西亚盾，这才获得他的首肯，亲自驾驶长舟，载我们姑侄俩离开新唐，日出之前，将我们送到上游最近的一座甘榜或长屋。

只听得泼刺刺一声响，伊班老舟子刚发动船尾那具二十匹马力强生引擎，我们都还没坐定呢，那长舟，咻地，便像一尾飞鱼凌空而起，浪花迸溅中，一溜风破浪逆水而上。

<<大河尽头 下卷：山>>

丫头哇，我们终于逃出生天，离开克丝婷心中最惧怕的地方了。

此去，距离航程的终点——我们这次大河之旅的终极目标，矗立在水源头的冥山峇都帝坂——仍有五百公里水路，但在七夕这晚，天上水红红一弧鬼月照耀下，我们已经通过了卡布雅斯河上的地狱之门，安然无恙，往后若蒙大神辛格朗？

布龙／耶和華眷顾，一旦进入上游深山，便是一趟畅行无阻，与世隔绝，宛如穿行在武陵洞天中的伊班长舟之旅了。

这会儿我和克丝婷两人，面对面，膝头抵着膝头，坐在长舟中央两条横板上，久久默不作声，只是仰着脸，怔怔望着顶头那片——哇！

豁然开朗、满眼星靛靛的婆罗洲夏夜天空，各想各的心事。

天黑黑，欲晓未晓。

——天快亮了吧？

永，这一夜好长。

——五点。

太阳就要露脸了。

——看，天上的星星亮晶晶的一个劲还在眨眼呢，不肯歇息。

——赤道的星星特别活泼、顽皮、爱玩。

——永，你听！

那是什么声音？

下游大河上惊天动地，陡然迸响起一记焦雷。

哄隆——我慌忙回头，揉揉眼睛，望向船尾那随着泼刺、泼刺长舟引擎声，一簇红色魅影般，磷光点点，逐渐在我们的视界中消逝、隐没的新唐镇。

港口，一座簇新水泥河堤下，正在赶工兴建亚洲最大木材集散场的辽阔工地上，飞沙骤起，漫天红泼泼，大早刮起清晨的沙尘暴。

呜唳呜唳的风沙声好似一阵阵起床号，凄厉地唤醒了那成排蹲伏河畔，垂着血渍渍的钢爪，阖上白森森的钢牙，熄灯灭火，正在齁齁沉睡中的黄色铁壳大怪兽。

嘎——嗤！

科马子们纷纷睁开它们那水晶球似的血丝眼珠，齐齐仰天打个大哈欠。

天方五更，晨曦中那一个个圣经巨人般魁梧奇伟，龇牙咧嘴，四下栖息在婆罗洲原野中的小松、三菱、日野、五十铃黄铁甲武士，就全都苏醒了。

漫天红雾里一瓢残月下，只见它们纷纷昂起头颅，笑鬻鬻张开嘴巴獠叫三声，倏地，举起它们那血亮血亮映照着曙光的各式奇门兵器——铲刀、挖斗、奇形怪状的钢爪——朝着卡布雅斯河尽头的磅礴石头山，锵锵，抖两下，随即凝眸注目，迎向山巅正待破空而出的一轮旭日，行最敬礼。

接着，我就听到震天价响铛一声，眼睛募一花，看见河畔工地上，举行阅兵大典般，科马子们高高举起长长一排几百只巨灵怪手，直挺挺将手臂停留在空中，文风不动寂然无声，好像在宣誓效忠，又仿佛在等候主子的命令。

它们的主子乃是“科马子神”：史前纵横地球而今早已绝灭，阴魂不散，突然又在婆罗洲复活的暴龙／科幻世界最新、最炫、最酷，体型最庞大，面目最狰狞的金属怪兽／婆罗洲丛林的最新神魔——小松五七五型超级推土机。

科马子神起床喽。

乌鳅鳅猗猗然，你看他举起他那支雪白白、足有一层楼高、一次就可以铲掉整座网球场的大铲刀，从蹲踞的红土坑里，霍地立起身，睁着斗大的两粒火眼金睛，铛银铛，抖了抖身上披着的层层乌黑铠甲，绷着脸闷声不响，就带头钻出巢穴，砰砰砰砰鼓着他那一千匹马力的强大心脏，噗噗，喷吐出蓬蓬黑烟，率领他那群工蚁般声势浩大的徒子徒孙——小科马子们——开始出勤，执行“西渤泥拓植（株）”今天指派的任务：铲平另一座山头。

霎时，整座新唐镇陷入了一漩涡遮天蔽地的红色飞沙中。

从舟中遥望，只看得见镇心，小红町东一簇西一蕊霓虹，晨雾里一窝戏水的群蛇般，在这曙光初现时

<<大河尽头下卷：山>>

刻，兀自眯啊眯、眨啊眨地，还只顾兜转闪烁着一盏盏姹紫嫣红、水汪汪媚眼似的花灯，不知招徕什么客人。

城郊原野上的宿鸟，满林子噉喳惊飞。

万里无云，看来今天又是八月太阳高照的大晴天，正是赶工干活的好日子。

月沉落，天将破晓。

卡布雅斯河湾那片早已被铲平的赤红土地上，空隆隆，骤然绽响起一连串焦雷，好似晴天霹雳。

旋即眼一花，我便看见成百辆挖土机、铲土机、刨土机、压土机和成队五十铃十轮大卡车，以及各种型号、张牙舞爪四处流窜的怪手，在科马子神统领之下，全员出动，沿着河堤溯流而上。

丫头看哪！

这一窝巨大的黄色工蚁簇拥着一位尊贵、魁梧、乌鳊鳊其丑无比的蚁后，嘶吼着奔驰在婆罗洲的处女林中，铿锵轰隆，一路刨起滚滚鲜红土壤，挖起千年老树根，浩浩荡荡冲破重重曙色，以狂飙之势，扫荡开满山遍野飞沙大雾。

这幅场景，端的十分瑰丽而血腥，阴森壮阔，简直就像好莱坞科幻神怪电影中，精心打造的一群超级摩登金属怪兽，倾巢而出，在那漫天血雨飞洒之下，仰天嘎嘎怪笑，朝向我们姑侄两人扑杀过

来……——啊，永，他们追上来了！

——克丝婷坐好！

不可以回头看。

我从舟中坐板上霍地起立，一个箭步蹿到克丝婷跟前，大喝一声，伸出双臂抱住她的头，用手掌蒙住她的双眼，回头努努嘴，朝向那蹲坐在船尾掌舵的伊班老艄公，一扬下巴，示意他加足引擎马力，全速前进。

我们的船——长十二米，中央宽一米二，用一整株婆罗洲圆木刨空凿成，精工打磨抛光，线条十分流畅优美，有如一枚完好象牙的传统伊班长舟——在老舟子吆喝催促下，登时便像一尾凌空飞鱼，哦不，像一只童心大发、在大河上独自戏水的神鸟婆罗门鸢，刚刚呼啸两声，先在河中央滴溜溜打个圈儿，旋即穿梭河道中蛇行五六十码，猛然发劲：咻！

船尾马达搅起的水星一路飞溅推送下，长舟破空而起，腾云驾雾也似，直直逆水而上，倏忽就把水湄那群仰天嘶吼、阴魂般紧跟不舍的黄铁甲怪兽，一古脑儿甩脱了，遥遥抛在后头。

我松开环抱住克丝婷肩膀的双手，扶住膝头从舟中立起身，昂首回眺。

巍巍新唐——无边翠绿中的一座红色城镇，我们大河之旅的中继站，卡江流域最后一个大聚落，新兴的河港，建设中的亚洲最大木材集散中心——看哪！

曙光熹微里，海市蜃楼似的，逐渐在我们视界中消散掉，转眼间，完全隐没入婆罗洲心脏浩瀚树海里，悄没声，只剩下一团红雾。

磷火点点如萤，兀自飘忽闪烁，久久笼罩住大河畔那山青水美，在这清早时分，天籁般，仿佛听得见成群伊班儿童戏水声的卡布雅斯河新月湾。

逃出生天，惊魂稍定，姑侄俩终于可以安顿下来，歇口气，好好审视对方。

克丝婷的心情早已平复。

在红色城市浪游一晚，这会儿，她满头满脸沾着红尘土，挺直腰杆子坐在长舟中央那条横板上。

破晓前，河风又起。

马达咆哮声中，只见她两肩赤发鬃，风泼泼汗湫湫，迎风芒草般飞撩狂舞，但她神情安素，似笑非笑扬起嘴角，把一双手交叠着放在膝上，凝起两只冰蓝眼眸静静瞅住我——这才是我在房龙农庄初识的克丝婷！

我被她这样一瞬不瞬地望着，脸就飞红了，低头看看自己：一个十五岁中国少年，瘦楞楞地穿着他父亲那宽大老气的漂白夏季西装，足登一双圆头大皮鞋，蓬头垢面，两眼惶惶，大清早漂流在婆罗洲内陆一条荒凉大河上，搭乘一艘伊班长舟，伴随他的红发碧眼荷兰姑妈，急慌慌逃避一群招扬着旭日旗、高举着大铲刀的科马子怪兽的追杀……请你告诉我，聪明的丫头，这样的际遇究竟是怎样的一桩缘法？

我那姑妈只是端坐着，双手依旧交叠膝上，好久不声不响，眼勾勾瞅着那扭扭怩怩坐在她对面的我，少年永。

<<大河尽头 下卷：山>>

——克丝婷，我们没衣服换了。

——永，我知道。

——行李都留在旅馆，来不及带走。

——不打紧。

——旅伴们都以为我们失踪了。

——不理他们。

——这下，我们变成两个流落在婆罗洲丛林、无家可归的流浪姑侄了。

——这也很好啊，永。

这也很好啊。

浑沌中一道闪电倏地划过，我心中蓦一亮：此去，直到旅途终点峇都帝坂山，仍有五百公里水程，我们这对结缘鬼月坤甸、结伴从事一趟奇异旅程的异国姑侄，如今落得一身子然，只得相依为命——这种机遇和这份感觉岂不是挺难得、挺好的么？

我吩咐那伊班艄公将速度放缓，让长舟轻悄悄滑行在河中央航道上。

马达声平息，天地一下子沉寂了。

百米宽的河面静荡荡，只听得水声磷磷，忽然，泼刺一阵响，两条水蛇袅袅娜娜扭摆它们那丈把长、通体雪白的身子，缠斗着，双双钻出河畔老树根窟窿，只顾互相追逐、嘶咬，癫癫狂狂劈啾劈啾一路迸溅起蕊蕊水星。

克丝婷笑吟吟，一径睁眼看着。

伊班老舟子索性关掉引擎，把船停在河心。

好久，这双白蛇才从搏命似的交欢中挣脱，两下分开，悠悠泅水穿越过河道。

克丝婷叹息两声，伸手拍拍心口，转头望着两条水妖一路追戏着，双双遁入河对岸水草窝里。

一抬眼，她看见大河下游，天际，出海口，破晓时分一枚残月低低悬吊在苍茫烟波中，待沉不沉。

白皎皎一弧俏丽的倒影，只管静静荡漾河心上。

克丝婷回过头来睨住我，瞅着瞅着，月光下只见她眼瞳中两蓬子光芒，火焰样闪烁着奇异的神彩。

——永，你看那月亮！

记得吗？

你刚抵达坤甸那晚，我带你站在卡布雅斯河大桥上看月亮。

那时她还只是一弯月牙儿，像个小娃娃。

——克丝婷，那时你对着月亮起誓：“今年暑假，我将引领你进入婆罗洲内陆，穿过层层丛林一路溯流而上，把你带到卡布雅斯河源头，亲眼看着你，永，一个十五岁、生平第一次独自离家出远门的少年，正式展开你的人生之旅。

在伊班大神辛格朗？

布龙眷顾下，若能平安、顺利地完成这趟艰险的蛮荒航程，我，克莉丝汀娜？

马利亚？

房龙，就算尽到了我对永的父亲的责任，偿还他当初对我的一份恩情。

”这段誓词，我一字一字铭记在心中。

——我不会违背我以我的家族“房龙”之名立下的誓。

——再过七天，阴历七月十五月圆之夜，我们会抵达峇都帝坂吗？

——永，我会很努力。

相信你的姑妈。

——我相信克丝婷。

——你看，这个月亮跟我们在坤甸看到她时，可不是一样吗？

她没改变呀。

——只是月弧悄悄扩大了，像女孩长大了偷偷怀了胎儿。

——嘿，这是哪门子的比喻？

不好笑。

<<大河尽头 下卷：山>>

——我以为这个譬喻满有创意的。

——你也知道，永，经历过太平洋战争，我这辈子不能再怀胎儿了……我闭嘴不再吭声，任由克丝婷絮叨，自管歪着头竖起耳朵，倾听引擎声，看着船尾的螺旋桨白花花卷起的一涡涡浪涛，劈啪劈啪，搅碎月亮的倒影，载送我们姑侄俩，一路乘风溯流而上，航向一个我们不知道的所在。

天欲晓，日将出。

眼前豁然开朗，长舟驶进了莽莽树林中一片宽阔的河滩。

顿时，大河沉静了，变成一条涓涓流水，悄悄穿行过那隐匿在婆罗洲内陆深处，这凌晨时分，蓦然显现在我们眼前，武陵洞天般无比深邃、寥廓、宁谧的一个天地。

霎时间，我们感觉仿佛置身于全世界的中心，宇宙的心脏。

我们知道，我们漫长的卡布雅斯河溯流之旅经历了五天航程，搭乘铁壳船，渡过中游层层关卡，熬过人间各种悲欢离合，在月亮半圆的时节，终于来到大河上游。

天尽头处，水源头。

谜底便是在前方那座黑秃秃耸立高原上的石头山下。

我十五岁的暑假旅程，终点在望——尽管，距离月圆只剩七夜，此去仍有五百公里水路要赶，而且只能搭乘伊班人的长舟，天天与山魈水妖为伍，顶着毒日头，航行在婆罗洲最险恶的水域中。

。这会儿坐在舟上，环视这片大河滩，我不禁想起了学校华文老师教过的两句唐诗来：星垂平野阔，月涌大江流。

一字一顿，我读出杜甫这首《旅夜书怀》。

克丝婷只是微笑，不作声，一径眨巴着她那两蓬子火红睫毛，抬头怔怔眺望天顶，好像沉陷在自己的心事里。

船漂行河上，荡着那一条钻过一畦畦鹅卵石、不住叮咚价响的流水，悄悄驶进空旷的河滩中央。

天空下猛一灿，闪电划过似的，克丝婷的脸庞一下子变得明亮起来。

你看她鼻翼两旁，那花蕊样两团子被赤道长年大日头曝晒成铜棕色的小雀斑，在晓星泼照下，映着天光和水光，显得好不俏丽好看。

我真的就看呆啦。

克丝婷低头瞪我两眼，笑开了，手臂一伸便直直指住了我背后的那片天空：——银河！

永，看。

我扭头，仰起脸。

哗啦啦满天星斗噪闹，一大桶雪水似的，没头没脑直往我脑门上倾泻下来。

丫头，你看过夏夜黑漆漆的天空中，那呈大弧形，从东北方朝向南方，横跨过半个天空，由一千多亿颗恒星和三十个星座组成，蓦一看，好似一条水花灿烂的急流，澎澎湃湃一泻万里的银河吗？

你当然看过银河，但那是在台北阳明山上。

山下满坑满谷霓虹灯火，一滩污血般，把东海上的星河泼染得红糊糊的，变成一团混沌的星云，叫人看了心酸。

我在台湾倒也见过真正的银河。

那是刚来台湾读大学时，有年暑假，独自搭乘客运环游全岛。

我记得那晚九点多，人在东海道，搭上从台东市经南回公路开往高雄的省公路局班车。

巴士空荡荡，只散坐着两三家聒聒的原住民老小。

车过大武乡，掉头转西，进入中央山脉南端陡然拔起的雄伟大武山。

我睁开惺忪睡眼，朝车窗外望去。

一碧如洗的夜空中只见一条星河，蹦蹦跳跳地，打崇山峻岭中涌出来，宛如一尾巨大的、线条无比流畅优美、浑身鳞片闪闪发光的飞鱼，从太空深处蹿出，唳地划过天际，拖着长长一条尾鳍，牵引无数子鱼，浩浩荡荡热热闹闹巡行天界一周，来到台湾东南海岸，砰然，猛一头坠入太平洋中，隐没不见，只留下亿万朵月光下粼粼闪烁的涟漪，兀自荡漾在海面上。

<<大河尽头 下卷：山>>

就这么惊鸿一瞥，三分钟不到的光景，丫头，我看到了台湾夏夜天空中的银河。

旋即，巴士就驶进幽暗的峡谷中，抬头只望得见小小一瓮天，待得巴士钻出峡谷，满眼就是西海岸绚烂的红尘烟火了。

此后混迹台湾多年，我无缘再与这条天河相遇。

台湾的天河！

原也是这般奔腾璀璨，活蹦乱跳的。

但那壮阔、那深邃清澄、那一种密集度——我必须坦白跟你讲——远远比不上我十五岁那年暑假，急急慌慌带领我姑妈逃出红色城市后，在婆罗洲内陆大河中，一艘独木舟上，猛一抬头，乍然看见滔滔流淌在我头顶上的那条银河。

你看，天都快亮了喽，天空的颜色已经从漆黑转为靛青，但那些星星，大大小小密密匝匝，从北往南架起一座巨大拱桥，横跨卡布雅斯河上游整个东方天空，好像一双双、亿万只眼珠子，在这破晓时分，天际即将出现鱼肚白时刻，还只顾嬉闹着，眨巴着，比起在那幽黯的丛林子夜里，显得更加明亮活泼。

我伸长脖子昂头呆呆眺望。

眼睛蓦一花，只听得哗啦啦一声响，天河骤然倾泻下来，满天星辰刹那幻变成漫空飞进的雨点子，淅沥沥，一蓬蓬，不住溅泼到我头脸上，亮晶晶洒满克丝婷一身子。

克丝婷只管静静坐在船中央的横板上，聚拢起裙摆，把两只手交叠放在膝头，凝住一双冰蓝眼瞳，定定瞅着我。

丫头，我从没见过我这个飞扬佻达，坤甸城红日头下驾驶吉普车，一蓬野火样，满肩赤发鬃迎风燎烧的洋姑妈——普安？

克莉丝汀娜小姐——如此娴静，如此清丽，端坐丛林中一艘彩绘独木舟上，衬着身后满天星星，自在雍容如同印度教的神女。

不知什么时候，老艄公悄悄关掉了船尾那具二十匹马力强生引擎，熄灭马达，让这艘古伊班长舟，无声无息，穿渡过冥河似的，漂行在婆罗洲这条浑黄的千里大河上，荡入了那洞天般豁地一亮，乍然出现的一段无比澄静、空寂、洒满蕊蕊星光的辽阔水域中。

婆罗洲盛夏时节的天河，好低、好近——低得让你听得见群星泼刺泼刺的戏水声，近得，喔！

让你看到克丝婷的脸庞，她那一涡子笑靥，水亮水亮，倒映在她头顶上一泓皎洁似雪的星辰中，那光景，仿佛一个女人坐在梳妆台前左顾右盼，正在揽镜自照呢。

忽然，镜中的克丝婷眼圈一红。

——永，今天是阴历七月第七日，对吗？

——昨天才是七月初七，今天初八了。

——天还没亮，太阳还没升起，所以这会儿还是七夕。

——就算是七夕吧。

——七夕，你们中国人传说中牛郎和织女，一年一度，踏上喜鹊们为他们搭起的天桥，在银河中央相会的日子。

——还剩下几分钟时间，夫妻俩就必须分手，等明年再相聚。

克丝婷双手扶住船舷，撑起身子，眯起眼睛伸长颈脖，往她头顶上一窝兀自喧闹不休的星星中，四下瞭望搜索。

晨风习习，人在大河中央，只见克丝婷满头满脸发丝撩舞，一身裙裾风泼泼。

那一瞬间我还真担心，找着找着，悲从中来，克丝婷会一时想不开，拎起裙摆从独木舟中纵身跃起，让冰清玉洁的银河将她那饱受不人道的折磨、残破污秽的身子，吸入它那无底的深邃中，随风而逝。

——我找到这对苦命夫妻了！

永，你看天空的东北角，银河的顶端，天琴座中有一颗淡青色的亮星，就是中国人所称的织女星。

你再往下看天空东南角，银河末端，有一颗银白色的亮星，便是牛郎星喽。

两夫妻隔着银河遥遥相对。

永，你知道他们相距有多远吗？

<<大河尽头 下卷：山>>

十六光年！

那也就是说，就算牛郎和织女能以真空中的光速旅行，在银河中线相见，也必须花八年时间。

可怜的牛郎！

你看他身旁，左右各有一颗较小、较暗的星，看起来好像一个男人用扁担挑着两个竹篓。

你知道篓子里装着什么吗？

一双娃儿——这对夫妻被拆散前所生的孩子。

牛郎挑着两个娃娃，夜夜伫立天河一端，痴痴望着站在另一端只能翘首回望的妻子……

——所以，克丝婷，今晚七夕大日子，这对夫妻依旧隔着一条河相望，并没相聚？

——永世分居天河的两岸。

——直到末日，宇宙大毁灭，夫妻俩只能夜夜隔河相望？

——是。

请你告诉我，永，你们中国人怎会想出这么残酷、这么绝望的故事？

这究竟是哪门子的惩罚呢？

姑侄俩面对面坐在船上眺望天空，不知东方之既白。

呜——

呜呜呜！

两岸山中母猿们此落彼起竞相啼唤声中，长舟漂荡，迎着大河流，一径航行在婆罗洲心脏那哗啦啦，满天里眨啊眨，大五更，星星兀自闪烁喧闹的一条浩瀚天河下。

航向水源头，星星的故乡。

这时，世界仿佛只剩下我们两人。

——克丝婷，你知道我心中最想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吗？

——哦？

现在吗？

——现在。

或许等到旅程结束后，我们俩平安回到坤甸房龙农庄。

——你想做什么事情，永？

——娶你为妻。

——胡说！

我可是你的姑妈喔。

克丝婷乜着眼深深看我两眼，眼圈蓦一红，泪光中放声大笑。

——今生没指望了啦。

永，你若惦记我，来世再到这条大河中寻找我吧。

我心里一痛，抬头望着天顶穹窿两端，那痴痴地隔着天河遥遥相守的牛郎和织女，眼一花，只见这日出时分，宇宙发生大爆炸似的，满天亿兆星斗骤然迸亮起来，漫空四下飞洒，蔚成一片遮天蔽地的光海，白茫茫，笼罩住我们这艘迎着一轮旭日，溯流而上，搭载着一对异国姑侄，航向大河尽头一个神秘地点的独木舟。

伸手猛一揉眼皮，只觉满眼泪花，和天上的星海交相辉映。

这时我才发现，自己的眼睛不知什么时候也涌出了泪水来。

……

<<大河尽头 下卷：山>>

媒体关注与评论

雨林原始氛围令西方男女放浪形骸，刚步入青春期的华人少年情欲之弦也被拨响，但更震撼的，他目睹东西方世界的的不平等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外来者对自然资源野蛮的“物掠夺”；以及对土著妇女残暴的“性掠夺”。

小女孩惨遭蹂躏、低呼“血”、“痛”的童音，“注定要在我耳边呢喃一辈子，幽灵似的纠缠我整世人”。

——亚洲周刊 李永平是当代台湾文学传统中，从原乡到漂流，从写实到现代，最重要的实验者。

他强烈的个人风格，在在引人瞩目。

《大河尽头（上卷：溯流）》是李永平写作计划的上卷，但以气势和情节而言，已经可以当作一本完整的小说阅读……创作四十年，李永平写出了一本既好看也令人看好的作品。

《大河尽头》的下半部因此尤其令人期待。

《大河尽头》上下两卷《溯流》和《山》合璧出版，是新世纪华语文学第一个十年的大事。我们很久没有看到像《大河尽头》这样好看又耐看的小说了。

——哈佛大学教授 王德威 李永平是真正读书甚多的学术中人，他近年中译西方文学作品亦很有成果。

以他的学识、才情，和已可自信的写“大”书经验，该是悠然走出雨林记忆和台北黯夜的时候了。

——齐邦媛 李永平语言最具特色，作者显然有意洗尽西化之病，创造一种清纯的文体，而成为风格独具的文体家。

李永平的句法已经摆脱了恶性西化常见的繁琐、生硬、冗长，他的句和段都疏密有度，长短相宜，活泼而有变化。

——余光中 永与克丝婷这一对看似东西融合、华洋交融的伪姑侄，在探险航行中站，携手漫游那急遽而红沙漫天。

色欲横流的妖异城镇，克丝婷和盘托出她当年在拘留营做日军性奴隶的惨事，两代人的纯真在此彻底失落了。

然而，失落的、所伤的岂只是伪姑侄的纯真？

婆罗洲雨林大河的神秘原始不也正岌岌不保？

——林俊颖 谁说婆罗洲就只有莽苍赤裸原始？

这其实是一本极为抒情的书呢！

充满了对女/母性的孺慕与赞颂，台北街头的小女孩朱鸢、克莉丝婷姑母、挚爱的亲娘，还有那许许多多披着纱笼的少女……都沿着河岸化身一尊尊天使啊……

——台湾东吴大学教授 郭强生 我们不妨说，李永平将索多玛场景从《海东青》的台北花花世界搬到《大河尽头》的印度尼西亚热带雨林。

在台北寓言《海东青》中，叙说者透过朱鸢濒临失落的纯真眼光，看不纯真年代偏安岛屿的欲焰横流；而到了成长小说《大河尽头》，则换成38岁的克丝婷领航，带领15岁少年永通过成年仪式，跨越成长的门坎，透视人性、原初情欲与生命的意义。

——台湾中山大学副教授 张锦忠

<<大河尽头 下卷：山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